



木渎在苏州市区西南，距苏州市中心12公里，其名称来源就富有传奇性。春秋时期，越王句践根据大臣文种所献策略，先用“美人计”，献美女西施于吴王夫差。夫差专宠西施，无心理政，特地为她在秀丽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，又在紫石山增筑姑苏台。句践进贡大量优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，支持夫差大造宫室，以此消耗吴国国力。馆娃宫和姑苏台“三年聚材，五年乃成”，三年间源源而来的木材塞满山下河流港汊，“木塞于渎”，后来就把这一带叫做木渎。



木渎古镇 鲃鱼汤

□吕传彬

严家花园

木渎古镇的入口在其西端，是一座四柱三门牌坊，徜徉在古镇主街山塘街，可见识镇上古往今来的名人轶事。山塘街一侧是香溪，香溪来自灵岩山一条溪流，因当年馆娃宫落成后，宫娥在溪边沐浴洗妆，脂粉水流入溪中生香不退而得名。

刚进古镇就可看到一座大宅院，门上高悬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题写“严家花园”的匾额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木渎首富严国馨买下当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前人旧园，重葺一新，更名“羨园”，人们通常叫它“严家花园”。这是个宅第园林，住宅坐北朝南，沿中轴线布置建筑，中间朝南三间五进住宅，三面是园林。

严家花园里有一个严氏家族史馆，介绍了严国馨的后人。他的孙子严家淦就在这里长大成人，严先生的堂侄女是现任人大副委员长严隽琪。抗日战争时期，羨园被日军的炸弹毁于一旦，2000年完全按照原样重建。2002年严先生之子严隽泰首次回故乡过年，见到后不胜感慨地说：“重建严家花园，是父亲宿愿和母亲遗嘱。”

虹饮山房

位于严家花园东200米处，是清代乾隆年间苏州近郊著名园林虹饮山房。虹饮山房由东面的秀野园和西面的小隐园两座明代园林连袂而成，中路为门厅、花厅和戏台。建筑体量宏大宽敞，既有江南文人园林的秀气，又兼北方皇家园林之大气。于大开大合之间，尽显大家气度，幽人韵致，别出于苏州园林一贯之精致传统，为南北园林不同文化风格巧妙融合于一体的典范。

因为门对香溪，背靠灵岩，“溪

山风月之美，池亭花木之胜”远过其他园林，所以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每次都到苏州，住灵岩山行宫，常乘船到虹饮山房前的御码头起驾，然后在此游园、看戏、品茗、吟诗。

当时刘墉、纪晓岚、和珅等随从大臣就下榻于虹饮山房，擅长书法的刘墉还曾向主人馈赠过墨宝，题写虹饮山房门匾，留下一段佳话。

虹饮山房的主人徐士元是一位淡泊名利的人，惟喜居家读书，未曾以和皇帝、宰相们的交往为自己谋个一官半职，终其一生，白丁而已。他有个嗜酒的癖好，而且酒量极大，号称“虹饮”，加之宅园东面两百多米有座虹桥，“虹所饮者，桥下之香溪也”，虹饮山房之名即由此而来。

秀野园的秀野草堂现为木渎“圣旨珍藏馆”，内有清代十位皇帝的二十道圣旨，外加慈禧太后的一道懿旨。小隐园是清末民初一代“刺绣皇后”沈寿的故居，如今木渎还有许多苏绣高手，山塘街上就有专门的绣坊。

香溪很小，最终流入胥江处的斜桥也不过二十来米宽，从严家花园西侧的王家桥算起，短短的一里多路从西到东还有永安桥、金灵桥、西施桥、虹桥和斜桥。香溪到斜桥为止，山塘街也到此为止，接下来的道路叫中市街。

斜桥隔胥江相望的是冯桂芬故居。林则徐的得意门生、木渎人冯桂芬是清道光二十年的榜眼，故邑人称其宅为“榜眼府第”。他主张采西学、制洋器，启洋务派先河。

石家饭店

不长的中市街上有一家以鲃鱼汤闻名遐迩的石家饭店，鲃鱼是什么鱼？真的有肺吗？

鲃鱼原来叫斑鱼，只产在苏州附近的太湖，外表极像河豚，才子兼

美食家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里就有斑鱼的做法。采用斑鱼之肝，辅以火腿、香菇、笋片等，用鸡清汤烧制成的“斑肝汤”，风味独特，汤清味鲜。

在苏州民间称斑鱼的肝脏为肺，因此当地饭店把“斑肝汤”叫做“斑肺汤”。

人尽皆知河豚味道鲜美，然而其毒性也令人望而生畏，肝脏又是毒性最强的部位。然而两百多年前的袁枚，就没说过斑鱼肝有毒，反倒说是美味，可见斑鱼是一种罕见的无毒河豚。

河豚初春最肥美，苏轼有名句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那首诗，其末句“正是河豚欲上时”可以为证，但吃斑鱼最佳时间却在中秋前后。

石家饭店始创于乾隆年间，原名叙顺楼，1929年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将军为该店更名为石家饭店。是年中秋期间，另一位国民党元老、当代草圣于右任先生到木渎附近的光福赏桂，归途中在石家饭店用餐，店家特地做了斑肺汤招待。没想到于先生对此汤情有独钟，赞不绝口，即兴挥毫写下“老桂开花天下香，看花走遍太湖旁，归舟木渎犹堪记，多谢石家鲃肺汤”的诗句。

苏州话的“斑”、“鲃”发音接近，而华南和西南又有一类叫鲃鱼的淡水鱼，陕西人的于先生没听清楚，顺手将斑肺汤写成鲃肺汤。云南人的李将军说于先生错了，于先生不承认，两位老朋友起了争执。后来被写到报纸上，别人参与进去，争来争去，却把“鲃肺汤”和石家饭店的名声愈炒愈大。斑鱼顾不得和原有的另一种鱼名称混淆，从此被叫做鲃鱼了。

现在苏州有三家石家饭店，古镇中市街上这一家门面和气派最小，却是于先生去过的老店，大堂屏风中刻着于先生的诗。



刘公岛感怀

□黄健

刘公岛，一个想去又不愿去的地方。

伴随着马达的轰鸣声，渡船在海面上劈波斩浪，划出一道长长的水痕，激起无数晶莹的浪花。威海湾像一块蓝色的玛瑙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波光粼粼。凭栏西望，山影逶迤、高楼林立；极目远眺，水天一色、烟波浩淼。船行十多分钟，一小岛映入眼帘，岛上古木参天、楼阁错落；岛巅云雾弥漫、鸥影点点；岛间杂树繁花、流水潺潺。友人告诉我，这就是刘公岛。

然而，海景美丽，历史却很揪心。1895年，日本偷袭威海卫港口，发动甲午战争。一时间，原本平静的海面上硝烟弥漫、火光冲天。这样一场本该势均力敌的大战，却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号称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——北洋水师竟全军覆没，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

登上刘公岛，历史的尘埃被轻轻拂去，屈辱的一幕幕往事一页页翻起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型雕塑，用当年甲午海战遗留下的军舰残骸作为材料，做成锈迹斑斑的铁锚和舵盘，那上面铭刻着英勇不屈、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烽火成边的忠诚。站在雕塑前西望，街市正中有一座青砖红柱、飞檐画栋的古典建筑，那是清代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衙门行署。近前更见大门楼下三门并列，左右两门各绘有唐代名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的画像，中门上横一匾额，上题“海军公所”四字，苍劲有力。当年北洋水师在这里宣告正式成立。

沿着宽大的青石台阶拾级而上，迈过高大的门槛，进得庭院，这里已经成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。展厅里陈列着甲午海战中英勇抗击倭寇的英雄蜡像和1000多幅珍贵的历史图片，还有300多件从海底打捞上来的战争遗物。

走出甲午战争博物馆，我来到甲午海战馆。全景式数字影院栩栩如生地演绎着这场战争，我们又仿佛回到了那硝烟四起、炮火连天的海战现场。18分钟的影片结束了，冲天的海浪、呼啸的炮声、震耳的呐喊，都已渐渐平息……我悄悄拭去眼角的泪花，沿着海边的石板路慢慢地走着，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地安详静谧。海边，几个孩子在专注地搜寻着螃蟹和贝壳；海面上，有渔船正在撒网捕鱼；在街市西端，北洋水师的铁码头，如今停留着一艘我国自行研制的军舰，红旗迎风飘扬，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。毕竟，那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。

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：“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”展示历史的悲剧，是需要勇气的；接受历史的悲剧，也是需要勇气的。因为它会让人面对一种鲜血淋漓的疼痛与残酷，同时它也会给人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。它用惨烈的事实警示着后人：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

刘公岛，不只是一个岛！